民國通俗演義

許廑父著

四集

第七冊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自序

民國通俗演義，一至三集，吾友蔡子東藩所著，蔡子嗜報紙有恆性，蒐集既富，編著乃詳，益以文筆之整飭，結構之精密，故成一完善之史學演義，出版後不脛而走遍天下。會文堂主人以蔡作斷自民九，去今千稔，不可以無續，乃商之於余，屬繼撰四五兩集，自民九李純自殺案始，迄民十七國民政府統一全國爲止，凡四十回爲一集，每集都三十萬言。余無似，年來奔走軍政界，謀升斗之食，筆政久荒，俗塵滿腹，而資料之採集，又極煩苦，率爾操觚，勉以報命，甯貽笑於大方，恐取誚於狗尾，蔡子聞之，得毋哂其譾陋？民國十八年五月東越許廑父。

目錄

第一百二十一回　月色昏黃秀山戕命　牌聲歷碌撫萬運籌……七冊……七六一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七六八
第一百二十三回　莫榮新養癰遺患　陳炯明負義忘恩……七七七
第一百二十四回　疑案重重督軍自戕　積金纍纍巡閱殃民……七八四
第一百二十五回　趙炎午起兵援鄂　梁任公馳函勸吳……七九〇
第一百二十六回　取岳州吳趙鏖兵　演會戲陸曹爭豔……七九九
第一百二十七回　醋海多波大員曳尾　花魁獨占小吏出頭……八〇五
第一百二十八回　澡吏廚官仕途生色　葉虎梁燕交系弄權……八一三
第一百二十九回　爭魯案外交失敗　攻梁閣內閣開場……八二〇
第一百三十回　強調停弟兄翻臉　爭權利姻婭失歡……八二八
第一百三十一回　啓爭端兵車絡繹　肆辨論函電交馳……八三三
第一百三十二回　警告頻施使閣作對　空言無補總統爲難……八三九
第一百三十三回　唱凱旋終息戰禍　說法統又起政潮……八四四
第一百三十四回　徐東海被迫下野　黎黃陂受擁上台……八五〇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受擁戴黎公復職　議撤兵張氏求和……八五七
第一百三十六回　圍公府陳逆干紀　避軍艦總理蒙塵……八六四

第一百三十七回　三軍艦背義離黃埔　陸戰隊附逆陷長洲……八七一
第一百三十八回　離廣州乘桴論時務　到上海護法發宣言……八七七
第一百三十九回　失名城楊師戰敗　興大獄羅氏蒙嫌……八八四
第一百四十回　朱培德羊城勝敵　許崇智福建鏖兵……八九一
第一百四十一回　發宣言孫中山回粵　戰北江楊希閔奏功……八九九
第一百四十二回　臧致平困守廈門　孫中山討伐東江……九〇五
第一百四十三回　戰博羅許崇智受困　截追騎范小泉建功……九一四
第一百四十四回　昧先機津浦車遭刦　急兄仇抱犢崮被圍……九二三
第一百四十五回　避追勦肉票受累　因外交官匪議和……九三一
第一百四十六回　吳佩孚派兵入四川　熊克武馳軍襲大足……九三八
第一百四十七回　楊春芳降敵陷瀘州　川黔軍力竭失重慶……九四六
第一百四十八回　朱耀華乘虛襲長沙　魯滌平議和誅袁植……九五四
第一百四十九回　救後路衡山失守　爭關餘外使驚惶……九六一
第一百五十回　發宣言改組國民黨　急北伐緩攻陳炯明……九六九
第一百五十一回　下辣手車站刦印　講價錢國會爭風……九七七
第一百五十二回　大打武議長爭總理　小報復政客失閣席……九八五
第一百五十三回　宴中興孫美瑤授首　竄豫東老洋人伏誅……九九二
第一百五十四回　養交涉遺誤佛郎案　巧解釋輕迴戰將心……一〇〇〇

第一百五十五回　識巧計劉湘告大捷　設陰謀孫督出奇兵……一〇一一
第一百五十六回　失廈門臧楊敗北　進仙霞萬姓哀鳴……一〇二〇
第一百五十七回　受賄託倒戈賣省　結去思辭職安民……一〇二八
第一百五十八回　假紀律浙民遭刦　真變化盧督下台……一〇三七
第一百五十九回　石青陽圍結西南　孫中山宣言北伐……一〇四五
第一百六十回　籌軍餉恢復捐官法　結內應端賴美人兵……一〇五六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第二百二十一回　月色皎黃秀出飛命　淮寧廢保撫馮連營

耳邊風，并不十分理會。他那方寸之間，兀自鬱鬱不樂的，不曉要怎樣纔好。這時，衙門中人，和他家中幾位姨太太，見大帥如此煩惱，也都懷鬼胎兒似的，誰也不敢像平時般開心取樂，只弄得衙門內外，威儀嚴肅，寂靜无譁起來。

豈知天人有感應之理，人的念頭，往往和天的施行，互相聯合。那李純心有感觸，對人便說點厭世自殺的話頭兒，列公請想，民國以來，只有殘民自肥的軍閥，豈有因公自刎的長官，萬一眞有其人，不但開民國史的新記錄，也且替各省軍政長官，保存一點顏面，管他死得值與不值，該與不該，誰還忍心批評他的是非得失呢？然而這到底還是不易碰到的事情，李純雖賢，究竟未必有此憂國愛名的熱忱，作者立誓不打一句誑言。原來李純之死，的的確確，有一重祕密的黑幕在內。雖然李純因有自刎的謠傳，得了一個身後的盛名，但是大丈夫來要清，去要白，像李純這等冤死，反加以自刎之名，究竟還是生死不明，地下有知，恐也未必能瞑目咧。

按本書上回臨了，說李純自殺，原有許多物議，須待調查明白云云。如今在下却已替他調查得有點頭緒，那些外面揣測之詞，不止一種，實在都屬無稽之談，至於眞正斃命原因，仍舊逃不出上回所說「妻妾曖昧之情」，齊幫辦不能无嫌」這兩句話。（繳歷上回。）列公靜坐且聽在下道來。

上文不是說過李純因心中煩恨，常有厭世之談？他既如此牢騷，別人怎敢歡樂，只有齊幫辦燮元，因是李純信用之人，又且全省兵權，在彼掌握，在情勢上，李純也不得不尊重他幾分。那時大家都在恐怖時代，有那李純身邊的親近幕僚，大夥兒對齊燮元說道：「巡師憂時憂國，一片牢愁，萬一政躬有些違和，又是江蘇三千萬人的晦氣。大帥是執性之人，我們人微言輕，勸說无效，幫辦和大帥交誼最深，何不勸解一言，以廣大帥之意？不但我們衆人都感激幫辦，就是公館中幾位太太們，也要歌詠大德咧。」齊燮元聽了，也自覺此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於是拍拍胸脯子，大聲道：「諸公莫憂！此事全在燮元身上，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歡天喜地的大帥。（當爲輯一語曰，包管不出半天，還你一個暝目挺足的大帥。）諸位等着聽信罷！」燮元說了這話，欣然來見李純，李純因是燮元，少不得裝點歡

容，勉強和他敷衍着。燮元也明知其意，却嬲着李純說：「大帥多日沒有打牌，今兒大家閒着，非要請大帥賞驗頑個八圈」說着，又笑道：「不是燮元无禮。實在是大帥昨兒發了軍餉，燮元拜領了一份官俸，不曉什麼道理，這批鈔票銀元，老不聽燮元指揮，非要回來侍候大帥。昨天晚上鬧盤的鬧了一夜，累得燮元通宵不曾安眠，所以今天特地帶了他們來，仍舊着他們伏侍大帥。大帥要不允燮元的要求，燮元眞個要給他們鬧之了。」却會湊趣，幾句話，湊上了趣兒，把個李純說得哈哈大笑，也且明知燮元來意，在解慰自己，心中也自感愧，於是吩咐馬弁快請何參謀長朱鎭守使等人過來打牌。馬弁們已不得一聲歡歡喜喜的分頭去請。不一時，果把參謀長何恩溥朱鎭守使熙二人請到。說起打牌的話，二人自然贊成。這時，早有當差們將檯子放好，四人扳位入座。這天，因大家意在替李純解悶，免不得牌下留情，處處地方儘讓着三分，哄孩子似的，居然把這位大帥，哄得轉憂爲喜，轉怒爲歡。可見贏世是假。他們打的本是萬元一底的碼子，到了旁晚時分，李純已贏了兩底有餘，八圈打完，壁上掛鐘噹噹的打了九下，大家停戰吃飯。飯後，李純還有餘興，便說：「我是贏家，照例只有勸你們再打的，不曉大家興致如何？」三人自然一例湊趣。燮元還笑說：「大帥已經把我的部下，招回去伺候自己，難道還要招點新軍麼？」李純也笑道：「中央已有明令，各省停止招兵，我們怎敢違抗呢？放心罷，要是我再想擴充軍額，你們大可以拍幾個電報，彈劾我一個違令招兵的罪狀咧。」只中央命令爲諸笑之資，尊重中央者果如此乎？幾句話，說得大家又是一笑。何恩溥見李純又說到國事上頭，深怕惹起他的恨處，忙着用話支吾開去，一面催着入席。大家這才息了舌爭，再興牌戰。這一場，大家因李純贏得夠了，不願再行讓步，苦苦相持的，打了幾圈。李純却稍許輸了一點，他便立起身來，瞧着他的祕書張某，正在寫字檯上，批什麼稿咧，便笑着招手道：「這個時候，還弄什麼筆頭兒，快來替我打幾圈罷！」張祕書只得擱筆而起，代他打牌。

李純先在一邊瞧着，後來見他拿的牌，不甚得手，便不看了。却覺肚子有點發痛，於是丟了牌局，獨自一人，向

上房走去，想到他最心愛的大姨太春風那邊去大便。（從此大得方便矣。）誰知他命該告終，經過三姨太秋月房間時，猛然一陣笑聲，從秋月房中出來趁着那微風吹送，透入李純耳鼓，十分清澈明白。李純不覺大動疑心，連肚子中欲下猶含的一大泡大便也縮回腸中，趣甚。竟忘了自己作什麼進來了。於是躡着手脚，索性走近秋月房門口，靠着門縫兒裏，向內一瞧。果不其然，他那三姨太太擁着一個男子，厮親厮熱的，正得趣咧。李純這一氣，纔是非同小可，難爲他急中有智，猛記得秋月的房有一道後門，平時總不上門的，不如繞道那門進去看這奸夫淫婦，望那裏逃。心中如此想，兩只脚便不知不覺的繞到後門，輕輕一推，果然沒有門着。李純一脚跨了進去，却不料門口還蹲着一個什麼東西，黑暗頭裏，把李純絆了一下，一個狗吃屎，跌倒在地。這一來，不打緊，把裏面一對癡男怨女驚得直跳起來，異口同聲的喚道：「李媽！李媽！」原來李媽正是秋月派在門口望風的人，方才絆李純一交的，便是這個東西。他因望風不着，得便打個盹兒。（此之謂合當有事。）做夢也想不到這位李大帥，會在他打盹頭裏跑了進來，恰巧又壓在自己身上，一時還爬不起來。比及秋月趕過來看時，才見李純和李媽滾在一處，兀自喘吁吁地罵人。秋月驚慌之際，趕着扶起李純，李純也不打話，順手把他打了兩個耳光，又怕奸夫逃走，疾忙趕到前面，才見那男子不是別人，正是自己一手提拔信任極專的一個姓韓的韓副官。說時遲，那時快，韓副官正在拔開門閂，想從前門溜去，後面李純已經趕上，大喝一聲：「混帳小子，望那……」說到這個那字，同時伯聽砰的一聲，可憐堂堂一位李巡閱使，已挾了一股寃氣，并縮住未下的一團大便，奔向鬼門關上去了。（變幻成趣，妙不可言。）李純既死，這韓副官和秋月倆，只有預備三十六着的第一着兒，正商着捲點細軟金珠，還要打發那望風打盹的老媽子。韓副官的意思，叫做一不做二不休，索性送他一彈，也着他去伺候伺候大帥，倒是秋月不忍，還想和他約法三章，大家合作一下。韓副官急道：「斬草不除根，日後終要受累，我們行兵打仗，殺人如草芥，一個老婆子，值得什麼，不如殺了乾淨。」（勇哉此公。）說着，更不容秋月說話，又是砰砰的兩鎗。這一來，才把一場滔天大禍，算闖定了。

本來李純的上房，都做在花園之內，各房相離頗遠，可巧這天又刮着大風，樹枝頭舞，樹葉紛飛，加以空中風吼，如龍吟虎嘯一般，許多聲浪併合起來，却把韓副官第一次鎗聲遮掩住了。那時候，他們大可以安安靜靜的一走了事，偏偏要把無辜的老婆子，一例收拾繼續的發了兩鎗，這眞是膽大妄爲，達於極點。湊巧給外面一個馬弁聽見了，這馬弁却又是齊幫辦手下的人，此馬弁當是王齊元勳。因熒元和李純交情最密，本來穿房入戶，都不避忌的，他見李純進去久不出來，未免心存疑惑，便也拉了一人代打，自己想到他上房去瞧瞧。這時花園中風雲正緊，月色依稀，他那貼身馬弁，忙取出手電筒照着，在先引路。這韓副官檢點老媽的第二聲，却先進了馬弁的耳朵，不覺大驚，住脚，回轉身對熒元說道：「齊幫辦可聽見麼？這是鎗聲啦！」熒元相距較遠，又被樹木遮住，却也隱隱聽得，似點怪響。聽了這話，忙問：「你聽清楚，這是那兒來的聲音？」馬弁引手遙指道：「那是大帥三姨太房子，鎗聲是從乎有這邊出來的。」熒元聽了，也是他福至心靈，忙喝住馬弁：「不許多說，端的機警。跟我來！」又道：「帶了瞻們的手鎗沒有啦？」馬弁回說：「帶着呢。」熒元更不說話，向着秋月房急急趕行，到了門口，就聽見裏面一陣歷碌聲音，熒元早聞李純幾位姨太，只有此人不妥，却還不明白奸夫是誰，此際心中雪亮，喝命馬弁拿手鎗來。馬弁依言，送上手鎗，熒元吩咐他守住前門，自己握着手鎗，也從後門而入。他是胸有成竹的人，自然不慌不忙的，躡脚而入，可笑那一對男女，正在收拾細軟，預備長行，忙得什麼似的，絕不防背後有人暗算，連着那支行凶的手鎗，也丟在李純屍身上面，並沒放好。熒元眼快，一進門，就瞧見室中死着兩人，一個正是英名威望，李純封英威將軍，敎英威二字趣面刻。坐鎮江南的李大帥秀山將軍，由不得心中一悲一喜。悲是應分，喜從何來？

且慢！作書的自己先要扳一個錯頭兒，實在那時候，齊幫辦也到了生死榮辱關頭，老實說：只怕他那心中，也未必再有這等悲喜念頭兒，只見他跳出床前，一手拏住手鎗，直指韓副官胸中，冷笑一聲，說：「好大膽，做得好大事！」這一來，才把一對男女，驚得手足无措，神色張皇，兩個滕蓋兒，不知不覺地，和那張花旗產的大紅彩花地氈，

作了個密切的接合，只一跪字寫得如此鬧熱，趣極。不住的向燮元磕起頭來。那秋月究竟是女子性格，更其嗚咽有聲，哀求饒命。燮元見此情形，不覺心中一軟，真乎假乎？低聲嘆道：「誰教你們作死？我看了你們這副情景，心裏又非常難受的。也罷，我是一個心慈臉軟的人，橫豎大家都出名叫我濫好人兒，說不得，再來濫做一次好人，替你倆攔起這個木梢來罷！」二人已不得這一句，兩顆心中一對石頭，轟的一聲，落下地去。正在磕頭道謝，只見燮元又正色道：「且慢！你倆要命不難，却須聽我調度。胸中已有成竹。我叫你們怎麼說，你們就得怎麼說，要你們怎樣辦，就得怎樣辦，舛錯了一點，莫怪我心硬。那其間，只怕我都要給你們連累呢。那能再顧你們哪。」二人聽了，不約而同的參應了一聲。燮元把手鐐收了進去，喝道：「還不起來，再緩，沒有命了。」二人忙又磕了幾個頭，急忙起來。燮元把前門關了，放進那個馬弁，附耳吩咐了幾句。怕老韓掉皮也。又對韓副官笑說：「拿耳朵過來！」韓副官依言，聽燮元悄悄說道：「不怕有人來麼？」韓副官回說：「已經三姨太太打發出去，一時不得進來。」秋月房中，安得如許時沒人並出着跑一聲，方沒漏洞，文心周妙，繪事實亦必如此。燮元啐了一口，因附耳說道：「如此，如此。」又對馬弁道：「你幫着韓副官，趕快把事情辦好，就送韓副官出去，懂得麼？」馬弁和韓副官都答應曉得。燮元又指那老媽子說道：「人家問起他呢，你們怎麼回答？」韓副官忙道：「那容易，只說大帥自盡的當兒，老媽子爲要阻止他，大帥一急，就將他先殺了，這不完啦。」燮元點頭稱讚道：「怪不得人說風流人的思想，比平常人深遠得多呢。」比罵他還凶。韓副官聽了，不覺臉上又是一紅。燮元又再三叮囑不要誤事，方才從從容容地緩步而出，仍舊回到牌場上，叫過一個馬弁，又悄悄吩咐道：「如此這般。」布置完備，想了想，沒有什麼事了，於是安安靜靜的，仍回原位打牌。

打到一副，驀聽得人聲鼎沸，合署喧騰，來了來了。燮元心中禁不住弼弼亂跳，入情入理。其餘諸人，却都大吃一驚，正待查問，那喧譁之聲，已自遠而近，各人耳鼓中，都已聽得明明白白，是大帥自殺的一句話兒。燮元聽了，猛可地把自己面前一副將和未和的萬子清一色，都犧牲了。絕大的牌，已經和出，區區清一色，何足留戀？順手一撈，立起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嚷道：「了不得，眞個做出來也！」妙語妙筆，語是機警語，筆是傳神筆。說着，自己首先引導，帶着衆人，趕進內室去，才到半路，就有李純的當差接着，回說：「大帥已經歸天，屍身在三姨太房內呢。」燮元帶着大衆，又趕向三姨太房，早見房中黑壓壓地，已站滿了一屋子的人，有署中職員，有上房的太太姨太太奶奶小姊，并一班馬弁當差丫頭老媽子，有紛紛猜論的，有伏屍大哭的，鬧得個聲震簷壁，人滿香閨。燮元跨步上前，見了李純屍身，也禁不住一陣傷心，嚎啕揮泪，那李純的正室太太，手中拿着一大張紙頭，上面寫着許多七歪八斜潦潦草草的字兒，哭得淚人兒似的，交與燮元手中，說道：「齊伯伯！你瞧瞧，這上面說點什麼？」燮元一瞧，只見一片糢糊，也沒有幾個字可以辨識，大略瞧了一遍，便大嚷道：「大家靜一靜兒，大帥還有遺言咧。」衆人聽了，果然鴉沒雀靜的，靜聽无譁。燮元大聲道：「大帥的字，很不容易辨清，大概這是他神經錯亂之故，如今將大意宣布一番罷。大帥的意思，是說：『國事如此，自己身爲封疆大吏，一點不能救正，現在南北相持，各走極端，中央派他做和議代表，也是一无結果，都是大帥心中久已引爲恨事的。眼前因省中公事，不蒙地方人民原諒，實在氣憤填膺，不但无心作官，更无顏處世，因此決心自殺，派燮元暫代巡閱使督軍之職。以上是實，此下是生。一面請張祕書擬稿，向中央保舉燮元繼任。至於遺產辦法，大帥另有支配清單，除提出半數，分給太太和二大人及各位姨太外，以半數作南開大學基金，及直隸賑災之用。』敬死人家虛不虛。大帥遺言，已盡於此，只有派燮元代理繼任的話，燮元委實萬分慚愧，但既蒙大帥相知之雅，委託之殷，自當以地方大局爲重，暫時擔任維持，并盼各同人大家協助辦理，莫丟了大帥身後的顏面，和殉國的苦心，才是正理。」說得如許冠冕，此公才不可及。說話時，不但署中僚屬，陸續到齊，還有幾位鎮守使師長，如陳調元朱春普等一班兒，也俱趕到。此外却有齊幫辦的手下軍官，都全副武裝，帶領兵士們，霎時布滿了署內署外，和上房花園等處。盡在如此靈穀中。據說是齊幫辦的參謀長，聞信派來，防備意外之事的。這等用兵，也可謂神速之極了。句中着眼，却說得刻薄。

當下大衆聽了，齊幫辦宣布的遺囑，有深信不疑的，有心領神會的，間有少數懷疑的人，見齊幫辦和幾位軍界領袖，都十分相信，他們又怎敢不信。下一敢字句中有眼。於是又請三姨太太說明經過情形，盡在如此如此中。那三姨太是蘇州妓院出身，嬌聲曼氣，帶泪含悲的，說是大帥進來大便，何管大便，簡直來便。大便過後，坐在奴的牀上，忽然朝奴滴下泪來，奴是再三再四的問他咧，誰知大帥一味傷心，總不說話，倒把奴急的沒法安慰，奴想去報告太太哩，大帥又說不許奴去，奴還有什麼法子呢？連用幾個奴字，眞有嬌聲曼氣的一種肉麻相，可謂繪聲繪影之筆。只眼睜睜瞧着大帥，大帥忽然命奴拿出紙筆，寫了這麼一大篇，奴又不認得字，知道他寫的什麼呢？奴又不敢問他，只坐在一邊悶想，如今奴想起來，奴可明白了，原來大帥爲要寫這東西，怕別的姊妹們，都是讀書識字的，怎能由他舒舒齊齊的寫呢，可不尋到奴這不識字的地方來了。」衆人聽了，都點點頭，惟有齊幫辦更擺頭晃腦子的，表示讚許之意。深刻。正是：

山木自寇，　象齒焚身，　恫哉李督！　死不分明。

不知三姨太還有什麼宣布，却聽下回分解。

李督頭腦較清於其他軍閥，所行各事，亦未必十分貪橫，乃慘遭橫死，死尙被謗，此有心人所爲長太息也。然佳兵不祥，不戢自焚，民國以來，曷有軍閥而得好結果者？與其害國殃民，遺臭千古，尙不若死於風流之爲愈。人憐李督之遇，吾則謂同一不終，此尙差勝。

第一百二十二回　眞開心幫辦扶正　假護法軍府倒楣

却說三姨太太秋月，又對衆人說道：「大帥寫完了字，奴又到後面解手去了。一個爲大便而死，一個只小解迅終，相映

戚趣。誰知道他會走這條絕路兒呢！當時奴只聽得李媽叫一聲，大帥要不好了，奴本是提心吊膽的，一聽這話，倒把奴急得手都解不出來了，正待問哩，就聽大帥罵了一聲蠢東西，誰要你管。同時就聽得砰的響了一聲，已經把奴嚇得膽都碎了。奴可來不及蓋馬子兒，拉了褲，趣極。就趕去看時，不道李媽已經躺在地下，奴只叫得一聲啊呀！險些把褲子都吊下地來。趣而刻。才定了定神，啊唷，奴的天哪！誰道大帥更不待慢，立刻又把槍機一扳，他他他，就阿唷唷！傳神之筆。奴回想起來，眞個說都不敢說下去了。說到這裏，三姨太太趕着，趕着趣。偏緊了喉嚨，一個倒栽葱，跌在李純身上，哀哀大哭起來，還說：「早曉得大帥這等很心，奴是抵拚給你打死，老早請了太太過來了，奴也不致吃這等大驚慌了。」衆人聽了，料道沒有什麼可疑的了，也不便多嘴多舌的，於是由齊幫辦宣布，人死不可復生。大帥身繫東南安危，我們該趕緊商量維持後事，電告中央，派員接替，注重在此。然後商量辦理喪事。此言一出，大衆一哄退出，齊到西花廳開起善後會議來。對於李純自刎一案，至此却先告一段落，綜計自韓副官行凶，至齊幫辦設計，衆人共聽遺囑爲止，前後不過四五個鐘頭。却也辦得細密周到，無懈可擊。贊美一筆更妙。列公請想這齊幫辦的手腕，可利害不利害呢？

李純死後，經全體幕僚和軍界同袍，并家屬代表，大開善後會議。到了次日午後，便是民國九年十月十二日，省長以下各官，和省議會的議長議員，地方士紳，不下數百人，得了信息，陸續晉署探問，當由齊幫辦會同何參謀長，齊省長，暨家屬人等，公同發表李純遺書，并電報等，共計五件，茲爲照錄於下：

（一）致齊省長耀琳齊幫辦燮元

純爲病魔所迫，苦不堪言，兩月以來，不能理事，貽誤良多，負疚曷極。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已恨天，徒嘆奈何。一生英名，爲此病魔失盡。時有疑李督患瘋毒，不能治癒，頻著萬狀，而出於自殺者，即從遺書中處言病覺推測出來，其實於情理不合。尤爲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爲

誤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爲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李純遺書。九年十月十日。

（二）致全國各界

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李純留別。十月十一日

（三）關於身後的希望

純今死矣，求死而死，死何足怨？但有三種大事，應得預先聲敍明白：（一）代江浙兩省人民，叩求盧督軍子嘉大哥維持蘇浙兩省治安，泉下感恩。（二）代蘇省人民，叩求齊省長，望以地方公安爲重，候新任王省長到時，再行卸職。（三）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一職，並未受命，叩請中央另簡賢能，以免遺誤。（四）江蘇督軍職務，以齊幫辦燮元代理，懇候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省軍務，而保地方治安。叩請齊省長齊幫辦及全體軍政兩界周知。李純叩。十月十一日

（四）致齊幫辦及皖張督軍

新安武軍歸皖督張文生管轄，其餉項照章逕向部領，如十月十一日恐領不及，由本署軍需課代借撥二十萬元接濟，以維軍心，而安地方。關於皖省，可告無罪。此致皖張督軍蘇齊幫辦查照辦理。十月十一日。

（五）處分家事遺囑致伊弟李桂山中將

桂山二弟手足兄爲病魔苦不堪言，常此誤國誤民，心實不安，故出此下策，以謝國人，以免英名喪盡，而留後人紀念。茲有數言，揮淚相囑：（一）兄爲官二十餘年，廉潔自持，始終如一，祖遺財產及兄一生所得薪公，並實業經營所得，不過二百數十萬元，存款以四分之一捐施直隸災賑，以減兄罪，以四分之一捐助南開大學永久

基本金，以作紀念。其餘半數，作爲嫂弟合家養活之費。錢不可多留，須給後人造福。(二)大嫂賢德，望弟優爲待遇，勿忘兄言。(三)二嫂酌給養活費，歸娘家終養。(四)小妾四人，每人給洋二千元，交娘家另行改嫁，不可久留，損兄英名。(五)所有家內一切，均屬弟妥爲管理，郭桐軒爲人忠厚，託管一切，決不誤事。(六)愛身爲主，持家須有條理，尤宜備樸，切囑切囑。兄純揮淚留別。九年十月九日。

列公看了這幾封遺書，須要明白，李純死後，韓副官一人一手，怎麼作得出如此長篇文章？當然這都是一班有關係的大人先生，稟承齊幫辦意旨，在事後編撰出來的，這是無庸疑議的了。雪亮。再則其中還有許多說話，或和昨夜燮元所說不同，或竟爲燮元所未曾道及，那也是斟酌情形，臨時增改而成，本來難逃明眼人的洞鑒。入情入理。只有一樁，不能不替他下一個注脚，原來李純的三省巡閱，本是自己向中央要索而得，後因江西督軍陳光遠，有「甯隸鄂省不附李純」的宣言，皖省張文生，也有反抗李純的表示，因此遲遲疑疑，未敢就職，而且也是李純滿口厭世的主要原因。現在李純既死，論資格物望，和軍隊實力，除了齊幫辦，無第二人。燮元當李純初死之時，就對衆宣稱：「李大帥委他暫攝巡督兩篆，并有電懇中央予以實授」的說話，但這是他一時的野心，想由師長幫辦的銜頭，一躍而爲督軍兼巡閱，眞可謂志大言誇，而不顧利害的蠢主意。貪多嚼不爛。

豈知李純死耗發表之後，燮元雖持李純遺言爲升官的利器，而外面空氣，却十分緊張，不但把李純遺囑，置之不理，并且還想趁此機會，要求廢督，東也開會，西也集議，紛紛擾擾的，電請中央，大有不遂目的，不休之勢。只這半天工夫，就接得許多不好的消息，齊燮元志在進取，已非朝夕，自然處處周備，着着設防。各方面消息，都是非常靈速，一邊稍有風聲，他這裏也早得了報告。這時外面情形，尤其在他特別注意之中，更加多派偵探，四處八方的，祕密探訪，所以一到午前，就得了許多報告。燮元這才曉得出位之思，過分之望，是靠不住的。舍國野心家讀者。這才趕緊設法，先把遺囑中代理巡閱一事，一筆勾銷，却專從督軍入手，待到根深蒂固，脚步站穩，然後再作進一步的

計畫，這是他心中的盤算，至於對外一方面，自己先實行代握軍篆，并爲見好鄰封起見，趕緊把新安武軍的軍餉，儘先借撥；同時伯同事中尚有不服，趁着李純治喪機會，施出全付拉攏手腕，和他們聯絡得如兄如弟，莫逆異常。

這時江蘇共有七鎮守使，論資格也有比燮元更老的，但燮元新和直派聯絡，得了幫辦位置，又加了上將銜，老實說一句，分明就是一個副督軍，正死副繼，自是正理。而且近水樓臺，措置早妥，別人未必弄得過他。加以中央接到電報，已準李純遺言，復電令燮元代理督軍，有此許多原因，同時燮元又卑詞甘言，轉相俯就，大家也就沒有法子，只好忍着一口氣，尊他一聲齊督軍罷了。燮元得此機會，中心訢悅，不言可知。所不安者，只怕自己毛羽未豐，中央不肯實授，却不知中央對於此事，亦正煞費躊躇，當時爲安靖地方，維持秩序起見，雖已電令燮元代理督軍，同時蘇人爭請廢督甚囂塵上，這等人民意思，原不在政府心目之中，所最難的，倒是一般有蘇督希望的人，好似羣犬爭骨，鬨然而起。十年　省政易人，未有不生騷擾者，中央威信失墜，此亦一大原因。有主張斬總理雲鵬南下督蘇，仍兼三省巡閱，而以周士模組閣，無奈老斬木人，並不十分願意，此時全國軍政大權，非曹即張，總統不過伴食而已，還是雲鵬因和雙方有親戚關係，曹張都給還一點面子，他說要做，別人果然不能侵奪，他如不願，別人自更不能勉強。於是舍而求次，則有王士珍，王占元，吳佩孚，陳光遠等，論資格以王士珍爲最老，論實力以吳佩孚爲最盛，占元光遠，各有地盤，亦非志在必得，王士珍老成穩健，不肯再居爐火，做人傀儡，所以數人之中，仍以吳佩孚一人，最爲有望。可巧吳佩孚此時正因奉張氣燄日盛，心不能平，且自皖直開戰，直方竭全力以相撲，奉軍不過調遣偏師，遙爲聲援，而所得軍實，反比直方爲多，尤其使他憤恨，這還關於公事方面。最令佩孚難堪的，因前在保定會議，佩孚自恃資格才力，足以代表畢鉞，佩孚論，旁若無人，張作霖幾乎爲他窘住，因仿着三國演義，袁術叱關羽的樣兒，說他：「人微言輕，不配多講。」佩孚心高氣傲，那裏耐得這等惡氣，總因自己的主帥曹三爺正在竭意和他交歡時候，不得不作投鼠忌器之想，暫把一口惡氣硬硬的嚥了下去。但是這等怨毒，深印心胷，再也無法消滅。民國以來，許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